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甲寅雜誌存稿

通訊

論憲法會議 答李君葵

承明問頗非淺識所能答茲姑就固陋所及知者爲足下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出於各州之州議會而約法會議之議員則爲大總統所特派及各省都督所薦舉其異一也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不曰代表而曰委員代表者有完全表決之權委員者終當以其所表決者還質於人民俟其批准故費拉德費亞所草憲法當付之各州人民使之投票而約法會議之所議決與人民無關其異二也費拉德費亞會議乃一獨立團體不受外界干涉華聖頓雖爲會長而在會中不過爲一份子共同論辨非有特別行政之力以影響之而約法會議已身失其權能事事須請命於大總統其異三也費拉德費亞議員乃代表各州利益而來皆自覺其責任一絲不肯放過而約法會議議員殆無一人有責任心以是前者討論最嚴衝突最烈迨宣布時且有議員三分之一不

肯簽字而後者則不見討論不聞衝突一有提議率舉場一致以通過之易詞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人人負其責任後來散會亞丹曼狄生哈密敦之流至日作一論揭諸新聞通告國人聲淚俱下以冀其草案之見採而約法會議之責任則悉推於會外主持者之一人而此一人者亦深願荷其責於雙肩而特借諸會員以司其喉舌吾知草案既立會員中必且無能忠勇奮發如亞丹曼狄生哈密敦其人演說而流涕草論而設誓以主張其說惟恐或不通過者也豈惟不能抑又不欲豈惟不欲抑又以爲可醜此非人之度量相越實由當時情勢迫之使然其異四也茲四異者或卽足下之所欲知者乎餘有多端暫不備列

記者足下讀上海時報見諸君有新誌之作踵獨立周報而以健全穩練之論指導社會甚盛甚盛自大記者主持民立報以來僕卽見其對於通信一門頗爲注意意在步武歐美諸大周刊日刊諸報以範成輿論之中心然國人研究討論之心不甚發達雖亦有應者而究屬寂寥是誠可惜僕當獨立周報時代亦曾妄以管見填其餘白今幸大誌廣續前志鍛而不舍論風之開僕將以是卜之而僕所有懷疑亦有時會相與剖析此誠私心狂喜者也曩者憲法之爭一方主持由國會制定一方主持別創憲法會議爲之爲後說者引美國費拉

德費亞會議。以堅其壁壘。論議鬪然。自四五月至國會自草憲法之時。其焰稍息。洎國會解散。憲法草案取消。所謂費拉德費亞之前例。又見於各都督之通電。南北諸新聞之論欄。此與前番有異者。則惟見一方之主張。而不聞相當之抗辯。卒之今之約法會議。竟戶其名。以起大約國中論者。無不曰此即神州之憲法會議也。而爲之會員者。又莫不自命爲華聖頓哈密敦也。僕請略政治事情而不言。凡此會之原因結果。俱暫置之腦後。惟茲會者。提與費拉德費亞會議兩兩相較。究竟差異何似。僕亟欲知之。即凡欲探政治學之門徑者。皆莫不欲知之。僕稔大記者研求有素。又美州憲法會議之名。亦曾屢見於獨立周報中。其亦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否乎。李茭白。

論邏輯 答吳君宗穀

辱問甚善。吾人審慎譯文。與觀察原文立點不同。著眼自異。愚謂邏輯二字之不濫者。乃在吾文爲不濫。至在原文爲濫與否。本非製語時意念所及。且即追及原文而亦不得言濫。蓋論此題有最須留意者。則學爲一事。名爲一事。倍根斥雅里斯多德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乃斥其學。非斥其名。名者非雅里斯多德之所能獨擅。而彼亦決無意獨擅之。則不用其學。而用其名。何害。亦既名同。而學異矣。於是其名者。率不過取爲代表。斯學之符深造者。各爲定義。隸之於下。初不必問其名之含義。何似。是故邏輯一名。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能沿用二千年於歐洲諸邦迄未之改實以其爲希臘死語字體不見於諸邦之文最適於標作符號之用也。邏輯本訓思想倘歐人舍邏輯不用而譯稱思想之學則歐洲學者決不同意勢且邦各一稱家各一號紛紛藉藉以迄於今此僕敢斷言者也。由斯以談胡君謂邏輯在歐文爲浮泛愚實未見其然若謂科學之名悉結以邏支而邏支卽爲邏輯之語尾音變是謂浮泛由僕觀之又適得其反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號稱科學皆莫不以邏輯爲之體以是科所及者爲之用故動物學謂之鑿爾邏輯鑽物學謂之齊耀邏輯此正確切之謂而議其浮泛乎果爾則吾議立斯學之名最宜倣法歐人沿用希臘已成之語而不必在吾文覓字以求合人苟忠於斯學必不以愚言爲非也。治外法權治字含有土地之義如吾省治之治歐人言法凡法之統治斯土人民者謂之土地法於此有人居於斯土而又不受斯土之法是此人享有土地以外之法權治外法權此之謂也吾若謂凡歐美人居中國者皆享有此種法權此特曰中國法律不能治之而已初無與於領事裁判之事也必待與中國人訴訟事件發生中國人無法控之本國法廷而因控之於該管領事該管領事以該管僑民享有治外法權也可。

施其領事裁判權而受其理。該管僑民亦以自享治外法權也。亦惟認領事裁判權而遵其判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之關係如此。謂兩事卽爲一事。如胡君所引嘉應黃氏之說。乃不然也。

記者足下。邏輯之名。自足下倡之。操觚之子。雖不必一律採以入文。而要漸爲一般人士所了解。僕甚喜其名不濫。凡足下夙昔爲說以識之。僕俱有同感。近見胡君以魯布論譯名一篇。登於庸言報。頗不足以足下所見爲然。而僕亦以其說具有條理。不敢公然非之。以所惑質之足下。足下能爲解之。則受其益者。決不僅僕也。僕憶足下曾謂論理二字。不足以盡邏輯。名之一字。亦不足以盡邏輯。故不若譯其音而不譯其義。然胡君則曰。邏輯爲字。在歐文已嫌浮泛。斯學自雅里斯多德以迄培根。義已數變。而名終未易。培根甚且斥雅氏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而襲用其名。如故。信如斯也。則吾言。邏輯亦與言論理言。名五十步百步之異耳。奚在其爲不謬乎。僕知足下必有說以處此。敢以爲問。又胡君引嘉應黃氏日本國志序。譯治外法權爲領事裁判權。茲果當乎。請並答之。吳宗毅白。

論政本

答李君北村

損書詞意精到。所謂深人。自無淺語。且委曲相諒。使一孔之士。得竟其詞。仁者之用心。尤爲傾服。雖然。鄙著政本立脚之點。有與足下異趣者。則足下必定同之標準。而愚則。

以爲無標準可定也。此終不能不爲足下白之。足下引客之言曰：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苟由愚說導以有容。則其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其爲說乃確有一標準之念存。以爲政府而有容。則吾將以政府爲標準。或以政府之標準爲標準。而同化於彼。其實充愚政本之談。決其無是效也。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正愚說之所不能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是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即翩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又愚不認有同之標準矣。卽孫叔敖所謂定國是之說。亦未敢以爲然。足下謂國是不定。同無所麗。是同之標準莫良於國是矣。然則國是之標準。又當以何者爲良乎。仁乎。義乎。王道乎。霸功乎。則彼亦一是非也。今亦一是非。後亦一是非也。又焉能定議定之矣。異同之義有歸矣。果將執其同以摧其異。此同之所是。天

下莫敢不是此同之所非。天下莫敢不非矣乎。斯又與愚政本之義冰炭不容者也。其說愚未能持總之愚爲政本祇論同異而不論是非。若以同爲是以異爲非。即是好同惡異。故真正立憲國其政黨所守之規律在認反對黨行爲之合法行爲。合法以言是。非且實是之而非非之也。足下爲有標準說期合於王者之古訓。愚爲無標準說期合於立憲之新義。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以商足下其兩存之。何如。更望明教。不盡欲白。

記者足下。僕將卒讀大誌之政本。適客至。因相與論之。客謂足下有意爲惡政府謀救濟。是援惡彼屬方侈。天方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胡賈貿然乃以治平期諸蠻國之暴強。伏而抵天。救經而引其足。其去彌遠。其害彌甚。又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主客變置者。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懃忠告。又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調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僕曰。唯唯否否。夫各有所當也。客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願假以茗飲之寸閒。而爲記者與客兩引伸之。客其有樂於此乎。昔者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同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同其取舍者爲

非。故致亡而不知。由斯以談致亡之道。在不定國是矣。國是不定。在君臣不合矣。古所謂君與臣。今之所謂國民與政府也。獨在君不能定國是。獨在臣不能定國是。推之今日。則獨在國民不能定國是。獨在政府亦不能定國是矣。昔苟能之。則君臣不合。亦烏有害。今苟能之。則昔人其欺我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民國之有國是與否。在平心論政者自知之。至定國是之獨在政府與否。卽僕以爲不言可喻。直無用夫政府悉吠聲之同者耳矣。且夫異同之義。將於何者求標準乎。記者所云云。概以支配者對被支配者言。卽孫叔敖之同其取舍不同。其取舍之謂。卽客之主客變置。所以致疑之由。僕以爲國是不定。則異同之義。終無附麗焉。考兩異者。於此乙固極求異於甲。而仍未必求同。於國是其結果。乃不免求同於己之私。則甲雖不好同。而且容乙。而於國。仍無蒙^後未之裨也。設兩同者。而反論之。當得重證。是故異同之說。有三歧焉。以國是爲標準者。一。以支配者爲標準者。二。以支配者爲標準。而支配者原以國是爲標準者。三。記者之論。其精神卽良藥苦口之變。闡確認支配者與國是恆爲正反對之地位。「惡異」之惡。正孫叔敖之「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之惡。欲祛此惡。是在有容。此惡不除。國將無是。苟繼是無發起之期。則異同更莫有得標準之日。蓋國本要在國是。而政本。則在有容。夫各有所當也。客復奚疑。雖然。客之說。近夫事實者也。記者之責。乃在指導。故記者無我而客之說。則不免己之見存。自今以往。得記者之論。而存之。政府國民合求國是。國是所在。同異以定。國是斯立。好惡以平。客復奚疑。客曰敬聞命矣。客卽退。則書之以貽足下。鄉鄰有言。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僕不敢兼也。瀆焉云爾。倘再辱教。幸甚。李北村白。

論人治法治 答周君悟民

辱教彌悚。旨哉足下之爲是言也。夫言非一端。夫各有當。東扶西倒。昔賢所悲。旣承明教。敢不審慎。惟愚細察來書。愚之意旨似有爲。足下所誤會者。不以爲瀆。請得覆陳。足下以愚言爲政。未得其方。乃在用才。未得其道。而疑其偏於人治。因慮爲倡專制媚權勢者所藉口。此似於用才之「用」。專取流俗之義。而未注意愚所特作之界。愚曰。「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故其後又曰。「人才旣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爲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此其爲說。與足下所謂「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初無不同。惟欲圖此。國中有大力者。好同而惡異。執全國之柄。而轉旋之。乃不可能。文中多針對。此點言之。故足下疑其偏重人治耳。足下謂人不能無好惡。亦不能無同異。而其同

異之相擊。不危及國家。好惡之情。得以遏制者。在有法治之精神。陳義之高誠可廉頑而立懦。但所謂法治之精神者。果何說耶。以愚觀之。法也者。一國所有公私權利。相維繫之規則。或慣習也。號爲權利必各有其經界。國度。文野之分。人種。優劣之判。舉視守此。經界之程度。以爲權衡。由是。法治之精神亦在一國之人。共守其權界而不失耳。須知欲守此也。非剋治一人。人類共通之野性。不可。是無他。卽愚所謂好同惡異也。必也先不好同惡異。而後可生法治之精神。非能於人欲橫行之地。卒然以一物。號曰『法治之精神』者。如明珠之夜。投焉。而其好同惡異之情。自然以遏。也是足下所言。似有倒果爲因之病。惟自有足下一言。而讀者遂有法治精神四字。大書深刻。嵌入腦筋。此其爲益於世道人心。愚卽於政本以外。再奮筆草數十萬言。猶且不及百一。此則愚望風傾服者也。

記者足下。大誌首期出版。展誦一過。拍案歡迎。如當鄭衛雜陳之中。忽聞鈞天咸池之奏。心神之感。江海同深。轉移風氣。針灸政俗。將視此誌矣。足下所著各文。偶或自敍身世。信道之篤。守己之嚴。隱然臻於子輿氏所謂知言養氣四十不動心之域。當今之世。作者如此。吾知吾垂暮之國運。人心或尚有剝復之機也。一命之士。皆

有功於造物。此言非夸。吾欲於足下期之矣。惟是不佞對於足下立言之際。亦有欲妄加批評之處。管蠡之見。當於事理與否。非所敢信。然大誌廣其途。以徵言。不佞附於斯例。自可謬爲陳說。惟幸足下有以進之。

政本一篇。冠大誌之首。不啻自揭其論政之宏旨。曰爲政之本在有容。在不好同惡異。又曰爲政在人人存而政卽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爲比例差。故政治爲枝葉。而人才始爲根本。今日爲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而卽足。準此數語。吾妄揣足下立言注重之點。似偏於人治。而畧於法治。偏於道德。方面。而略於法律。方面。其針砭吾國腐惡社會害政之本源。其言誠深切著。明爲醫國之良方矣。顧吾足下之立言。近夫吾國歷史之通詮。而非列強文明政治之極則。富於吾國歷史之舊觀念。而缺於歐美憲政之新教訓。在足下久居英倫。淹貫西籍。寧如吾之淺陋無學。欲言而不知言。或者因目擊吾國當今不安之時局。惶惑之人心。無非此數千年專制政體流積之社會心理。因革命後之反動。同時而發現。足下遂欲對症施藥。以冀國人之易於自覺。而吾狂瞽之見。則以爲當二十世紀而求治吾國之道。人治之說久已深入於人心。啟迪發皇。爲之甚易。若法治之精理。國人殆猶未嘗夢見。引掖指導。要宜最先。卽如今日中國專制政治之復活。誰非假人治之說。以行一般言論。之暱於所私。劫於勢力。亦咸懸人治之說。以爲鵠。而吾。則引爲政治不能改進。之深憂。何也。人皆無法。脣筋。則所謂人才者。勢不能不因。有勢力。握政權者。爲進退消長之主宰。所謂有容。所謂不好同惡異。固非可望。之。人人。期之。永久。坐言。起行。無有失墜。中國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者。此有治人無治法之說。中之也。故足下謂爲政未得其方。以用才者好同惡異。坐使人才不能盡登於所謂總黃榜。

各因其器而展其用。吾則謂爲政未得其方。實以全國至多之人才。止爲少數人一時之勢力所卵翼。而不能爲國家之法律所保護。少數人所卵翼之人才。必此少數人所夙知。縱得休休有容之君子在位。刻意旁求。而納廣之。其數仍有限也。其流於黨同伐異。任用私人。無賢不肖。皆不能免此弊也。夫人才之登庸。既關於個人之勢力。若此個人者去。所卵翼之人才。大半亦隨之而去。彼個人者來。所卵翼之人才。又即從之而來。來去無常。好惡同異之間。冥冥中。卽釀成妬賢嫉能。小人爭權奪利。排斥異己。夤緣倖進之禍。中國歷代政治家。往往不能使其所主張之政策。繼續進行。而保全祿位之達官俗吏。莫不以敷衍因循一事。不作爲官場老練之奇術。職是故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熄。人不能無君子小人之不同。流澤之短長。變幻百出。循環無端。終歸於最初腐舊之點。勢也理也。積習相踵。莫能自拔。此吾國政治之所以日久停滯。鮮進化之迹。遠遜於歐美日本諸憲政國之一日千里者也。故吾中國今日。當竭全國人之精神熱血。以爭之者。在使個人政體。速即打破。則人才盡遊於法治之下。無論大小。各能分其途而效用於國家。決不以少數有勢權者之好惡進退。爲榮枯消長。又何患人才之失其用。國政之不能百廢具舉耶。不獨此也。人才品類。至不齊者也。人之好惡。至無定者也。不能無同異。亦不能混好惡。此人類之恆性也。其人類之超羣絕倫秀出於一世者。其固異之辨愈明。好惡之情愈顯然。然在專制之國。好惡恆走於極端。動構亡國敗家之禍。在立憲之國。則好惡之情。特有所遏制。同異之相聲。終不能危及國家。夫此遏制其好惡之情者。何也。法治之精神也。夫立憲國家之有政爭也。此政治之常軌也。政黨之有同異。卽好惡之有彼此也。然富於法治精神之國政。爭。急。多。政。治。急。進。若。在。吾。國。人。自。爲。法。人。

各為國吾得勢也。則不使異己者與吾有爭。而軍警干涉國會官吏槍斃新聞記者之類。無所不至。其極試聞去年北京所居者何時。所爭者何事。比之日本君主國今年之議會態度若何。新聞紙之攻擊政府情狀又若何。至英國者世所稱憲政模範國也。就今日愛爾蘭自治案問題之爭。其猛烈又若何。然而英日政府決不激出非常之變動。擾亂其國家者。皆此法律之精神互相維繫。未有能逞個人積極之私凌轢。無前悍然不顧者也。即今之所謂暴徒。所謂亂黨。顧名思義。宜若有甚暴甚亂者。然試為平心思之。當國體改變。戎馬倥偬之際。當事者亦未敢妄譖何人。即清時著名陷害革命志士之人。一經贊助共和。便能祛其私怨。中情何若。固不可知。表面如是。則實灼然可觀。此非所謂暴亂之徒具有特性。不顯好惡之情也。因此中分子。東西洋學生。尙多法治之頭腦。尚有足以媿今之詔事。一人之小人及夫無知之武夫者也。彼固曰治國非法不行。未嘗。治國非我不可。未嘗曰。非某居某位不可也。法。治。爲。今。世。通。行。之。新。主。義。人。治。爲。專。制。相。貽。之。舊。主。義。中國。今。日。政。局。尚。在。新。舊。戰。爭。時。代。且。爲。新。不。敵。舊。勝。負。倚。伏。時。代。則。吾。人。司。指。導。國。政。造。作。輿。論。之。職。者。應。援。夫。時。而。先。其。所。急。夫。政。府。無。法。敢。於。亂。政。國。民。無。法。從。而。亂。國。亂。之。不。已。淪。胥。以。亡。矣。世。未。有。法。治。之。國。而。召。亂。者。即。未。有。無。亂。之。國。而。憂。亡。者。吾。嘗。從。此。反。復。思。之。欣。逢。大。誌。之。出。風。靡。一。時。將。爲。言。論。之。導。師。倘。能。從。人。治。之。說。進。之。於。法。治。之。說。範。吾。國。一。切。任。情。之。好。惡。虎。噬。狼。毒。之。異。同。歸。之。於。競。爭。進。化。之。正。軌。則。凡。今。日。暴。戾。恣。睢。之。社。會。政。俗。可。潛。移。默。化。前。路。茫。茫。之。殺。機。亦。可。消。弭。於。無。形。此。誠。不。得。不。於。大。誌。望。之。要。之。法。治。國。之。才。不。求。而。自。至。人。治。國。之。人。才。或。求。之。而。不。至。不。求。而。自。至。者。吾。有。何。項。之。資。格。即。可。任。何。職。辦。何。事。國。家。固。有。

常法以用吾也。求之而不至者。勢力之臣。君子所以甘心隱退也。何也。國無常法。而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始以保護社會個人專業者甚周。人才之出。逐上自政府百官下及學校公司。皆有品作時輒之弊。由是不肖者敢於弄權作弊。人才之責任無由自章。顯也。故法治國。而盡其用人治國。縱或有少數之人才。但國無事業。皆遊民更無論也。吾所爲日本。惟者此也。足下其何以告我。周悟民白。

論政治與歷史

答陳君言

明教過承藻飾。何以克當。惟賞益誠以對。所稱衡論政治得失。必以之弊。昔者英儒席黎。講歷史有

治而無歷史。是爲無根歷史而無政治。是爲無果。」二老關聯。無能割裂。即此可以推知足下旣見及此。深望繼席黎之志。而有貢於斯學也。雖然。歷史尙矣。而創立大法。商榷政制。亦不可過爲歷史見象所縛。蓋歷史者。人類思想之表徵也。思想不進步。卽歷史不進步。考吾國歷朝史乘。所謂治亂興衰。殆同一律。殷周損益。推之百世而可知。此其故何也。則二千年來之思想。未有變遷也。思想一有變遷。苟善用之。以形諸政治。則新社會之於舊歷史。猶蛾之於蛹焉。由之脫體而出。非能以之自縛而死也。談英倫內閣政治者。固溯源於政黨組織之善矣。而政黨之組織。則亦一時期之所產生。斷非歷史之所固有。且以愚觀之。英倫政黨。實以實行內閣政治。而見爲善。初非政黨之制。完全無缺。而內閣政治。始從而發生。以美言之所謂。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特權。乃由憲法本質而生。又無與於歷史傳來之慣習。蓋美之憲法。爲硬性。性硬。則有根本法。與一切法之分。一切法必也無背於根本法。始爲有效。而茲有效云者。果誰定之乎。此凡在司法獨立之國。其權屬之法庭。現在墨守三權分立之美利堅乎。愚故曰。此由憲法本質而生者也。探足下之意。似以旣採三權分立主義。法院卽不當握有特權。超乎立法。

行政兩部之上。美之法院有此特權。是乃習慣力戰勝法制之處。此中消息頗關英美大陸兩學派之鬪爭。非片言所能了。一言以蔽之。則分權之定義各不同也。善乎英儒甄克思之言曰。『吾英固有分權之說。惟其所謂分權者。乃法廷獨立不受行政大臣之節制是也。而在法蘭西以及大陸政家視之。則分權云者。乃行政大臣獨立不受法廷之制裁。其見解之謬。如此。自法蘭西革命後。大陸之政府率毀而再造者。而其適用英憲之原則。猶不改其舊形。甚矣。邏輯之爲凶器也。』（二）由甄說以談足下之謂美州法院權力在立法行政兩部之上。是心儀英美法系而目送歐洲大陸之政家。此於分權之說。愚以爲尙當追究者也。然美之總統曰嘉克孫者。曾要求解釋憲法之權。以爲憲法之關於行政者。行政部當始終計其便宜。意爲釋之初不必質之議會。訴之法廷。立法部之於立法事件。司法部之於司法事件。視此號爲嘉克孫主義。（三）此乃以大陸派之臭味。詮分權之義者也。美人鄙之。其說不行。柏哲士爲言曰。『嘉克孫主義。

（二）參照嚴譯社會通論百頁。此譯語與嚴不同。

（三）The Jacksonian doctrine

之原則也。夫以習於政事之民族如吾儕含有條頓人之血與性者而漫以此說進之欲其不爲死語而幸有力於一時焉胡可得也。（二）誠如柏說則美人嚴守分權之義實由於種性然何以條頓種之德意志人其所釋分權又不從英美而從法蘭西可知此種歧義最先宜於法制之本體求之歷史之觀念抑又其次白芝浩曾謂憲政之質有出於匠心者有生於史蹟者前者變而通之四海而準後者性苟不具刻將類鷺（三）彼爲此言乃在證明英之內閣政治乃出於匠心而可學而非生於史蹟不可學者也法蘭西初行內閣制尙爲白氏所及見彼親遊法蘭西詳考之而歸作爲長序重版其所著英倫憲法論以明其說之不妄愚深信白說爲知理凡謂採英之內閣制而必具有不列顛之史性因勤求吾之所以一一衡論焉者愚以爲治絲而棼之道也至言美制尤無所謂史性必言史性則美人者英人之子也獨立創爲憲法宜乎踵英而立內閣不當立異而叛總統愚聞當時美人鑒於英倫內閣之弊因欲別求一制

以爲試驗。果爾。則其置重本制之念。多而瞻顧慣例之念。少從可知也。須知政黨組織。無論國採何制。皆當有之。國人尊重憲法之心。法院解釋憲法之事。亦絕不得謂獨於總統制宜。然而內閣制則否。是故足下所執以爲內閣總統兩制之史基者。初非兩制根本之所由分。乃兩制共同所需之要素。苟其無此。師法莫能師。美亦不可易詞而言之。苟其無此。立憲政治直無由成。尙安有進論法美政制之餘地。是故足下所指以分卜內閣總統兩制之成功與否者。乃一般立憲政治之試石。殊難從而分配。何者。宜於內閣。何者。宜於總統。今若如足下言。取吾國歷史與之比論。則凡足下所視爲兩制必具之質。愚敢決其無有。惟茲無有。愚則謂吾於立憲政治資格。不甚完全。並非於何制尺有所長。何制寸有所短。今之貿貿然議及法美兩制者。非假定自有完全立憲資格。即自審其不完。而望立一善制以進之。於是吾人議設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質求之可矣。不可爲吾國歷史見象所束也。苟見束矣。則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復興。然後足以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吾人今日之悲觀。正悲舊歷史之重演。法制云乎哉。美制云乎哉。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不愜足下意。尙望有以教之。

記者足下。國難橫溢。致成睽隔。滄波遙睇。恨恨如何。邇者於某公處得見近日手札。志遠而詞俳。若有餘痛者。至謂將來卽國亡。不可無一二讀書種子以殉之。何其言之惻惻若是也。比來聞諸友人。並見於報端。知在東瀛方有創辦雜誌之盛舉。足下虧心時局。振聾發瞼。民立與獨立。其前馬已。此次翛然去國。本其悲憫之念。發爲鍼起之言。雄雞一鳴。萬方皆白。漫漫長夜。待旦庶幾。矯首扶桑。曷勝皇浹。竊以際茲陽九。萬竅不鳴。道揆法守。淪胥幾盡。補苴罅漏。端爲言責。有清末葉。秕政塞途。而報紙譏彈。猶同司直。清議之畏尚未盡泯。志士假之。清社以屋。逮乎共和兩載。論鋒勃興。名爲過人。實等罵座。言論之值大以寥敗。猶憶前此足下初返宗邦。獨據平論。彼其之子。橫肆流賓。鶗笑鵠嚇。能無怡慕。此番重振旗鼓。必克益勵前徵。惟鄙見拳拳不自揆度。妄有獻替。欲一白於足下。疇星璣玷。足下其亦樂爲誨之歟。吾國戊戌以還。鎮港政祛。歐化輸入。報章踵起。以迄今茲。謂非先導。固爲謬論。許以南鍼。恐猶瞠視綜厥弊端。在衡論政治。得失無歷史哲學眼光。以爲之準。居恆自思。以爲古今中外治亂。罔或不同。而其差率不同者。初非塗逕之殊。乃其歷史所演之異。故不統觀其國歷史者。必不能判斷其政治之良楷。而欲借鏡自觀。或效法他人。亦非比較彼我之歷史深察。彼此之政情。必不能舍短而取長。融合而無間。誠論政治者。所不可不循之要軌也。此在侈陳各國制度。則要非一二言所能罄。今姑舉現今所爭之法制。美制言之法制。美制之分。卽內閣總統兩制之別。談者每入法理之奧區。實則關於政治事情者甚鉅。蓋法制源於英。英之內閣政治。卽純由歷史孕育而成。故以英憲而論。內閣之權力實無從於法律上索之也。又以美論。美固純採三權分立者。而法院擁解釋憲法特權。其實際權力。往往越立法行政兩部。

外而美憲法固無明文也。英猶得謂爲不與憲法之國乎。由此以該國苟無政黨政治。而確用內閣制。如英者。或其國國人不重視憲法。司法部無解釋憲法權者。而欲用總統制。皆歷史哲學上所不許也。而談法理者。一舉法制或美制。即若吾國勝任而愉快。此外無餘事者。此鄙見所期期不可者也。然非謂吾國不當採法乎。此兩制也。特主持言論者。必須詳考法制或美制之所以成。而吾國歷史情勢與之何若。則採取之途徑。當有斟酌損益之足言。而無對本宣聽之可笑。此外凡論政治。皆當作如是觀。而後吾人判斷。不至有抹煞客觀尊重玄談之弊。操刀傷手之謹。或免也。此顧商榷就正有道之一端。是猶如不鄙棄。當更端以進。大報出版。請郵賜拜讀。不勝大願。陳嘉異白。

答陳君獨秀

捧書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應公諸讀者。然以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愚執筆終日。竟不能爲是言。足下無意言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乎。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論不審所作較。足下爲何如。然曰。國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於斯也。至甲寅雜誌。當與國運同其長短。已身無所謂運命也。有友魯莽不文。貽愚書曰。『趁國未亡。爾有甚麼說。儘管說出來。免

得國亡。爾有一肚皮話未說。要又氣悶。」如此君言。則國亡時。甲寅雜誌將不作矣。換位而言。甲寅雜誌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雜誌不能更作。亦必國亡時矣。折柬邀愁人。相逢祇說愁。以語足下。其信然否。

得手書。知暫緩歐洲之行。從事月刊。此舉亦大佳。但不識能否持久耳。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政治教育之名詞。幾耳無聞。而目無見。僕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爲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閑筆。靜待餓死而已。雜誌消行。亦復不佳。人無讀書興趣。且復多所顧忌。故某雜誌已有停刊之象。甲寅雜誌之運命。不知將來何如也。……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特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黨人爲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僕急欲習世界語。爲後日謀生之計。足下能爲覓一良教科書否。東京當不乏此種書。用英文解釋者。益好也。

論平政院

答儲君亞心

大示發題甚大。指陳今制之失。亦甚切當。惟鄙意終以有可進商之點。請得爲足下言之。愚自以言論與國人相見。向無一語迷信共和。有所主張。特見其於理於勢。非如此。

不可已耳。非以吾爲共和而必裝出何種格式也。反對行政裁判亦同是例。足下以愚之反對。乃若拘泥共和所致。此失愚立論之本意。不可不先辨也。此點既明。則足下所謂行政裁判之設立。與國體不相關係。本爲愚指。又何間然。惟國民程度之說。則與鄙見刺謬。不敢附和。夫所貴乎國民程度者。乃在民力自動之時。而非在民權被控之際。乃爲人民參政而言。非爲國家執法而語也。國家執法。以施之民。應以何種形式。出之。此法制優劣問題。而非民智高下問題。廢除行政裁判。誠有取於官民平等之義。而謂。在法律眼光之下。民智高者。官民當平等。民智下者。官民不當平等。此等論法。恐有未安。吾國治法。夙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是民智絕下。乃吾人已定之前提也。而在法律。且官民向無歧視。官至極品。罪無論爲公爲私。均一律下刑部獄。初不聞行政事項。當別設獄以待之也。然則法律上平等之待遇。與國民程度問題。又胡來直接之關係。至法蘭西之採行政裁判制度。此自有其歷史。自有其理想。而謂以國民程度。尙未足語於平等。故採用斯制。如足下所云。則恐質之法人。斷難默認。蓋法人革命之神。即爲平等。寧有毀政府而造之。至於十度以上。而結果乃以『未足語於平等』。自安者。

乎。須知法蘭西之有行政裁判乃歷史上偶有之象。貽流至今。初非視爲法制上不可少之機關。從而設之也。彼當君主時代。圖君政之集中。盡廢地方裁判。所以王室之官吏代之。因有此制。其相沿而不革者。則一面行政部自計其便宜。不欲爲法律所縛。一面法人所持分權之說。又足以售其掩耳盜鈴之謀。說者謂法人所論分權。乃自審其司法制度之不可通。乃特爲曲說以自障。(一) 卽英儒戴雪持論莊嚴。猶且不免以此相諷。是或未必盡然。而其說之爲曲。則無可諱也。愚前答陳君嘉異書。已論及此。茲不贅述。其願足下記取者。則行政裁判之起於法蘭西。彼自有事實與理論兩方之根據。萬非自察其民智之低而爲此。以救之也。以例實之理。當益明。如官吏以公人之資格。侵奪人民財產。而訴訟以起。此在行政裁判之國。官吏得曰。此吾受長官之命令而爲者也。或曰。此吾代表國家而爲者也。純屬於行政範圍。非普通裁判所得問。在普通裁判之國。以上口實。官吏不得爲之。而當以個人責任。受法廷之檢舉。是爭點者。乃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而亦僅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與國民程度問題。又何風馬牛相及也。若

曰國民程度低者其財產應被侵奪高者始不應被侵奪則不僅於立憲政治不復可通卽專制之朝亦未必爾况乎假定採用行政裁判制度卽屬剝奪人民權利此其爲說正反對斯制者之所持從而和之又實自撥其本根使己說無能自存者乎由是平政院之設立與否足以爲在吾國不成問題愚則以爲不言憲政則已一言憲政問題之大過於是者吾見實罕此又不可不辨者也今請讓一步言聽平政院之成立而討論其利病矣足下之言又有足使愚聞之而驚者則謂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也夫平政院者計行政之便宜而設者也首當破壞司法之獨立始克有成己身始終附於行政機關獨立之資本來無有若必課以是物則立還乎司法統系之舊和平政之說摧壞無餘足下習聞主張平政者一方之論而又不欲自昧其竇愛司法之心不期而以獨立之義責之是院是足下之用心與愚徹底反對者原無二致特未暇詳究行政裁判之本性而因自蹈於牴牾之說而不知此誠愚摯愛足下非裨販憲政逢迎權勢者流故設淫詞以助强者張目乃至不辭呵斥而銳欲辯陳者也足下第知最終裁決權在大總統之不善而不知在平政院亦未見其善何也大總統之不應握

有裁決權者以其爲行政首長也而平政院則固不脫行政範圍首長之影響無乎不在從而善之又寧非五十步百步之差者乎所論肅政廳一節極中肯綮近聞京中有主張改爲肅政院與平政院對立者然根本旣誤枝葉上之救濟又胡益者尊意雖是究嫌隔膜茲事體大詳細推論本非短幅所許且當今憲政百端著著皆謬語及行政裁判尙在狐狸安間之條故愚於此素有積極之主張亦惟有閣置不論俟有相當之時會再行疏舉茲以足下不恥下問不能自己輒復約略陳之當否不敢自固更有以進之所深望也

記者足下尊意對於約法中平政院之規定頗示反對以爲行政裁判但適於特權法制之國而不宜於平等法制之國吾國旣號稱共和無論官民自應一律平等無取乎特權即無取乎行政裁判尊意雖善愚竊以爲非夫行政裁判所之設立所以謀行政上之救濟而以澄清吏治爲宗旨也不以國體而異要視其國民程度之如何耳在大陸法系如法蘭西者共和國也以其國民程度尙未足語於平等也故取特權制度特設行政裁判所審理行政上之訴訟在英美法系如英吉利者君主國也以其人民程度已高至極點故取平等制度而以行政訴訟歸之審判廳此自程度上之間題而非國體上之間題吾國人民程度較之法蘭西尙有遜色其不足與英人比肩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法旣毅然行之於前無所妨害吾今仿之於後庸何傷乎是故不

政院之設立與否。在吾國實不成問題。惟既設立以後。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乃能收澄清吏治之實效。否則徒爲政治上之陳列品。未見其有絲毫之利也。此則最宜注意之事耳。比者該院已成立矣。院長已任命矣。惟該院權限如何。是否獨立。未見明文規定。吾人固難逆料。然據報章所傳。則「肅政廳之封事。呈由該院轉呈大總統披閱」云云。是最終裁決之權仍在大總統而不在平政院。平政院之設立。直同駢枝。徒糜數十萬之國帑而已。未見其能平政也。使大總統意存偏袒。故爲拖延。留中不發。或加肅政史以妄事彈劾之罪。痛加申斥。吾知平政院必懾於權威。不敢有所建白矣。於是官僚中凡得大總統之歡心者。舉無所畏。雖橫行天下。無敢奈何。人民徒然呼暴。行政空失救濟。誰爲厲階。寧非不獨立之平政院也耶。夫平政院之與官僚派。其勢力互相消長也。果使平政院真能獨立。不爲外物所牽。上自院長。下至評事。一皆當世之名流。剛直不阿。不畏權勢。如彭剛直其人者。吾知彼貪狼之官僚派。必聞風而歛跡矣。語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平政院之與官僚派亦猶是耳。不然。微特吏治之不能澄清。且足以助長官僚之氣焰。獎勵官僚之閑法也。平政云乎哉。此平政院所宜獨立者一也。肅政廳爲彈劾之機關。殆如通常審判廳之檢察廳也。通常審判廳與檢察廳爲對等機關。兩相對峙。各不相屬。此蓋由於彈劾主義之結果。審判上不告不理之原則。即由此生焉。欲期審判之公平。誠不能不如是也。今肅政廳乃附屬平政院。實與彈劾主義相儕馳。雖云行政異於司法。然以理論之。固無所不同也。使院長與某某宿有仇隙。命肅政史彈劾之。以爲報復。吾知肅政史不得不惟命是聽也。或肅政史所欲彈劾者。與院長有舊。則院長又將止其彈劾矣。欲期彈劾之公平。非使肅政廳獨立不可。此肅政

廳與平政院所宜分立對峙者二也。以上二端乃亞心私人之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收澄清吏治之實效。質之高明。以爲然否。儲亞心白。

論新約法 答顧君一得

記者夙不樂於討議現行法制。以政治組織根本既誤。枝葉之得失皆不值一錢者也。新約法云云。人曰根本法愚則曰枝葉法何也。以此種法之有無。無關於現時之政局也。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吾人則亦何暇爲之論議哉。然以足下推論及此。愚又適重本誌通訊之例。聊復就足下所言著其通則。不必拘拘於約法也。國家之組織。信教自由固不可少。而他種法制之維持社會秩序者。亦復多端。二者相遇。亦或有其衝突之點。如一夫一妻歐美之法律也。苟有夫妻之關係。待解決於法廷。司直惟據一妻一夫之律斷之矣。然當世有一夫多妻之教號曰摩門。頗行於美。而潛入於歐。此兩洲之法律。皆不之許。以許之則全社會之秩序以亂。在勢有所不可也。於斯時也。摩門之徒。其信仰之自由。實阨於法津。而莫能遂。吾之自蓮大刀紅燈照種種。皆含有宗教性質。而以觸犯民刑諸律。亦在嚴禁之條。由是信教自

由當以法律範圍之云云。其法律乃指他種散見諸律固不必爲「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也。鄙見如此至約法會議諸公所見何似。非愚所知愚言之矣。「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足下勿以爲意可也。

記者足等吾國新約法既經召集約法會議修訂矣。復由大總統公佈施行矣。凡行政部之障礙物固已一掃而空。乃披閱全文。偏重行政。抑制立法。矯枉過正。變本加厲。猶得曰採取總統制之當然結果。姑勿置論。而予最不能無疑者。莫若矛盾之條文。雜出其間。稍治法學者類能避之。不謂自命造法機關之約法會議。貿然蹈此。致國家根本大法坐模稜兩可之弊。使人民無所適從。何也。夫宗教自由爲人民八大自由權之一。各國以此規定於憲法爲通例。約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爲平等。與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以法律定國教。并不得妨害宗教自由用意正同。質言之。無論人民信仰何教。各處平等。自由之地位。法律上毫無歧輕畸重之觀念。不啻宣告國家不以法律制限人民之信仰。其義甚明。依此解釋。則約法第五條七項人民於法律範圍內有信教之自由。其「於法律範圍內」六字。不免與第四條有衝突之嫌。此法律二字。指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而言。容許之法律對於禁止之法律而言。既定法律以禁止人民信教。何得謂法律上均爲平等。若斯若予。遑論其與各國憲法原則相背馳。且與第四條原文顯相抵觸。前後不能一貫。文理上論理上均無可通之理。未識記者以爲何如。幸賜教之。願一得白。

前後四函。以次諷誦。心長語重。神爲之移者久之。惟愚所主張。終有當求諒於足下者。以足下不貴苟同。請得更贅陳之。愚之不滿意於今之倡立孔教者。非於孔子之道。有所非難。特謂彼等之意。確以耶教入據中華。漸爲上流人士所歸。而因假藉孔學樹爲宗教。以相抵抗。且憑政治強橫之力。號稱國教籠罩全邦。加異教者以無形之壓迫。甚且亂其已堅之信仰。是則期期以爲不可者也。足下爲平等二字作話。曰「在使一羣所需。胥有機會。同薦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遇其一而決其一之謂。」立義之精可稱獨到。則今之假孔子以排耶穌者。明明與足下所謂平等不合。足下語中固未爲排者設辭而助攻。而愚指斥尊孔者。不應存此心理。當亦無忤於尊旨。若謂耶教之在中國。非爲「一羣所需」。明達如君。想未必卽作斯語。要之愚之本意。乃在爲耶教謀其發展之地。而決非於孔子之道。尋垢而索瘢。當世之信孔子者。彼自有其權利爲之無論。何人不得詰難。卽以愚之無似。有欲脫愚於尊孔之籍。愚決不承。惟不如世俗所爲奉爲教主耳。足下謂「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斷斷。」則似足下亦乃離教而談。孔斯點既明。足下所言。並無與愚根本衝突之處。此外尙有一語。

欲以強聒於足下者。則足下謂「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蔽罪先聖。何其不倫。是乃千慮一失。不敢苟和。夫所謂教無論爲名教或爲宗教而要歸本於化民成俗。斯效不著焉。用教爲今惟問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是否。反乎教旨而躬行蓄妾狎倡縱慾敗度者。是否。卽屬奉教之人。苟兩間皆得正答。則一面教義流行。一面在教之人。淪於禽獸。是蔽罪先聖誠哉。未可。惟若證明其教之未能直接控制世道人心。縱蘇張復生。恐亦難於作辯。愚非耶穌之徒也。久居耶教之邦。與奉耶教者日相接。而深歎其言忠信行篤敬。遠非吾秉禮之邦所能夢見。足下所謂「普通恆情」。吾以爲病者。求之彼中。絕無而僅有間。嘗推求其故。則上自鴻儒下迄走卒。莫不歸本耶教之功。卽求之本邦。凡奉耶穌篤誠不貳者。其律已嚴明。處事勤奮。已遠非儒言儒行者所能及。之事實昭然。斷非愚一人之筆墨所能顛倒。信如是也。歐洲既以奉耶穌之故。成其美俗。則吾俗之不美。乃由於所奉之教。其力不若耶穌。實爲邏輯應有之聯想。且國人中有一部分。方以奉耶穌而正其身心。則若全國而悉奉耶穌。其政俗之清明。當遠逾於今日。亦爲邏輯推類之所宜然。雖不必盡當。愚愛言論自由。愚則愛推尋。至此足下所言。謂